

# 《云南植物研究》和《植物分类与资源学报》 三十七年之一瞥

李德铎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昆明 650201)

## Thirty-Seven Years of *Acta Botanica Yunnanica* and *Plant Diversity and Resources*: Notes from the EIC

LI De-zhu

(*Kunming Institute of Botan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Kunming 650201, China*)

118年前,英国植物学者 Augustine Henry 曾在《皇家植物园汇刊》发表“云南植物学考察”一文。在文中,他写到,“在植物学方面,我觉得这个区域(云南)是世界上最有趣的……很明显,它是现今广布在欧洲和亚洲大多数属的分布中心”(Henry, 1897)。在 Henry 前后,一直到 1930 年代,随着西方植物学家在中国的不断发现(Bretschneider, 1898),包括 Pere Delavay、F. Ducloux 和他的门徒邓西蒙(Pere-Simeon Ten)、George Forrest、F. Kingdon Ward、H. Handel-Mazzetti 和 Joseph Rock 等采集家先后到云南采集,一方面向英国、法国、美国、奥地利等国家的主要标本馆输送了大量的植物标本,另一方面也逐步向西方植物学界和园艺界揭开了“植物王国”云南的神秘面纱。

### 1 学报溯源——《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丛刊》

1928年10月,我国现代生物学研究先驱秉志、胡先骕等在北平成立了静生生物调查所。1932年春,胡先骕派年仅21岁的蔡希陶到云南进行了为期3年的采集,采集植物标本万余号,其中新种、新分布颇丰。静生所先后派王启无、俞德浚,与江西省农业院合办的庐山森林植物园派冯国楣到云南采集,进一步认识了云南植物和植被的丰富性,也掀起了中国植物学家系统采集和研究云南植物历史的崭新一页。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静生所在北平已无立锥之地。1938年7月,静生所所长胡先骕与云南省教育厅厅长龚自知决定合作成立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是为今日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之前身。在非常困难的形势下,老一辈植物学家就此初步奠定了云南植物多样性和植物资源研究最早的根基。1941年,《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丛刊》创刊号出版,成为《云南植物研究》学报的源头。由于处于战争年代,研究所财务状况窘困,该刊仅出版此一期。1949年11月,新中国成立一个月后,中国科学院在北京成立。在静生所植物部和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的基础上,中国科学院成立了植物分类研究所。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和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昆明工作站随即成为由蔡希陶任主任的植物分类研究所昆明工作站。1958年,在昆明工作站的基础上,成立了由吴征镒任所长、蔡希陶任副所长的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开启了云南生物资源调查、保护和研究的新篇章。随着《中国植物志》的启动,《云南经济植物》、《云南食用植物》、《云南有毒植物》和《橡子》等先后出版,“花开三带,果结八方,群芳争妍,万紫千红”成为研究所的发展目标。“文革”期间,研究所更名为云南省植物研究所,隶属云南省领导。即便在“牛棚”中,吴征镒和蔡希陶等仍坚持开展了中草药和南药资源的研究整理工作。1973年,《云南植物志》开始启动。随着形势的改善,1975年至1978年期间,研究所出版了内部刊物《云南植物研究》(*Yunnan Botanical Research*)。直到科学春天吹遍神州大地的1979年,在吴征镒、蔡希陶的领导下,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正式创办了它建所以来的第一份学术期刊——《云南植物研究》。

## 2 《云南植物研究》从创刊到第四届编委会

1978年3月,云南省植物研究所恢复为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1979年6月,国家科委批准研究所主办《云南植物研究》学报。吴征镒任主编,蔡希陶任副主编,王灵昭、冯国楣、冯耀宗、曲仲湘、朱彦丞(1980年12月去世)、李锡文、张敖罗、周俊、段金玉、徐永椿、唐耀、臧穆等组成了第一届编委会,由吕春朝任编辑。在创刊号中发表了《论中国植物区系的分区问题》等一批在植物分类学、植物地理学、植物生态学和植物资源研究等方面有影响的文章。1981年3月,蔡希陶去世后,第一届编委会未设副主编,增补肖常斐、赵树年、裴盛基、薛纪如为编委。1983年,增补陈维新为编委。1987年,增补孙汉董为编委。

1988年春,《云南植物研究》第二届编委会成立,吴征镒任主编,周俊任副主编,冯国楣、冯耀宗、曲仲湘、朱维明、许再富、孙汉董、李恒、李锡文、杨崇仁、肖常斐、张敖罗、陈宗莲、赵树年、胡忠、段金玉、姜汉侨、徐永椿、唐耀、黄冠鋆、裴盛基、薛纪如、臧穆为编委。黄冠鋆为编辑部主任,岳远征、刘艾琴为编辑。

1992年春,第三届编委会成立。吴征镒任主编,周俊、臧穆任副主编,汤彦承、许再富、孙汉董、朱维明、李恒、李林初、李锡文、匡廷云、杨崇仁、陈灵芝、陈宗莲、陈延镛、郑光植、季本仁、张敖罗、姜汉侨、胡忠、郝小江、段金玉、贺善安、陶君容、徐任生、黄成就、裴盛基、薛纪如任编委,并增设了所内8位编委为常务编委。1994年,增设David E. Boufford为海外编委。

1999年2月,第四届编委会成立。吴征镒任主编,周俊、臧穆、郝小江、李德铎、黄冠鋆任副主编。当时正处于世纪之交,因为“文革”的影响,我国的植物学研究也处于新老交替的关键时期。此次编委会调整,增加了一批中青年植物学家担任编委,编委会人数也扩增至33人,并特邀文军和姚一建为海外编委。

前四届编委会一直到2005年,均由吴征镒任主编。特别是1999年前的三届编委会,他和蔡希陶、周俊、臧穆等主导和影响了学报工作20年。这个阶段也正是我国在植物学领域经过“文革”十年动乱后,全面恢复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在主办单位、编委会、编辑部、外审专家、作者及读者的努力下,加上老一辈植物学家的身体力行和影响力,学报成为以植物分类学、植物地理学、植物生态学、植物化学、植物资源研究为主要方向的特色学术期刊。有多篇文章已成为某一分支学科的经典论著,有着高达八百余次的被引频次(附件1)。

1991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种子植物区系研究”立项,由吴征镒、张宏达、路安民等主持。在1996年项目验收前后,项目组成员在《云南植物研究》发表了系列研究论文。在CNKI数据库中,以“植物区系”为关键词,检索高被引论文,被引率最高的20篇文章中,有9篇出自《云南植物研究》(图1),占据了主导地位,对中国植物区系地理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植物志》、《中国孢子植物志》的编研工作其间也在提速,《云南植物研究》与《植物分类学报》一起,成为我国植物分类学家发表植物和真菌新类群的重要平台。据编辑部初步统计,27年间,《云南植物研究》共计发表新属19个,新种710个,新变种136个,新系6个,新组合67个。吴征镒、秦仁昌、王文采、李锡文、臧穆、李恒、薛纪如、朱维明等在刊物发表了一些专科专属研究的重要论文。这些文章为《中国植物志》、《中国孢子植物志》和《云南植物志》的编研产生了重要影响。根据编辑部查询的引文资料,《十字花科一新属——泡果芥属》(张渝华,1986)、《甜菜树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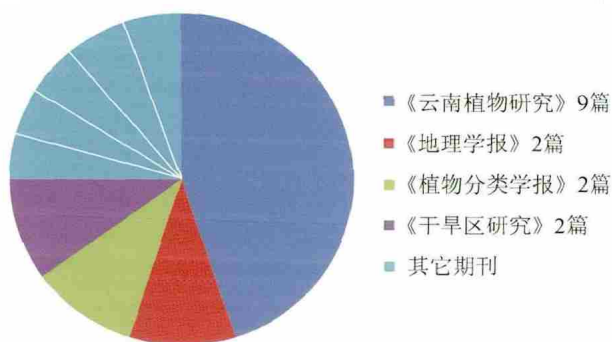


图1 CNKI数据库中,检索以“植物区系”为关键词的高被引论文分布示意图

我国云南产山柚子科一原始新属及其植物地理学意义》(吴征镒和李德铎,2000)、《五福花科的另一个新属,兼论本科的科下进化和系统位置》(吴征镒,1981)、《内囊霉科检索表的增补和新种——柑桔球囊霉》(唐振尧和臧穆,1984)、《中国木兰科植物修订》(李捷,1997)等具有较高的引用率。值得一提的是,1979~1984年间学报使用的植物科学画封面,在2006年改版后,以及2011年更名后又得到重新启用,彰显了本刊在植物多样性研究,特别是物种多样性研究方面的特色。学报所发表的新分类群大多配有精美的植物科学画,这也是其间的亮点。

在植物化学成份研究方面,《云南植物研究》1979~2005年共计发表新化合物371个,老化合物在植物中的新出现293个。发表化合物最多的一年为2000年,共发表了36个新化合物,有许多文章在植物生理学和植物化学研究中产生了重要影响。根据编辑部查询的引文资料,《发根农杆菌对短叶红豆杉的转化及毛状根中紫杉醇的产生》(黄遵锡等,1997)、《蓝黄红菇的化学成分》(高锦明等,2000)、《黑节草多糖的研究》(王世林等,1988)、《龙血树真菌群及其对血竭形成的影响》(江东福等,1995)等有较高引用率。

在民族植物学和植物资源研究方面,学报也曾刊载过许多兼具学术价值与经济价值的资源研究论文。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的聚居地,有25个少数民族,其中不少是世居少数民族。各民族对植物资源的传统利用知识,也是植物学研究中非常重要和珍贵的源泉。学报曾发表过多篇民族植物学论文,并获得了广泛的关注。根据编辑部查询的引文资料,1988年研究所建所50周年专刊《植物资源研究专集》、《云南各民族食用花卉的初步研究》(刘怡涛和龙春林,2002)、《基诺族传统食用植物的民族植物学研究》(王洁如和龙春林,1995)等有较高引用率。

在植物形态学、植物生态学、保护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方面,学报也曾刊载过多篇力作。根据编辑部查询的引文资料,《山茶属的叶表皮形态及其分类学意义》(敖成齐等,2002)、《太白山北坡落叶阔叶林物种多样性特征》(岳明和周虹霞,1997)、《西双版纳热带森林的土壤种子库储量及优势成分》(曹敏等,1997)、《地区性的植物受威胁及优先保护综合评价方法探讨》(许再富和陶国达,1987)、《DNA序列在植物系统学研究中的应用》(田欣和李德铎,2002)等均有百次以上的被引频次。

### 3 从《云南植物研究》到《植物分类与资源学报》

经过第四届编委会的过渡,中青年植物学家逐步进入学报舞台的中央。2005年11月,研究所决定组建《云南植物研究》第五届编委会,由李德铎担任第二任主编。学报聘请吴征镒、周俊、孙汉董为名誉主编;增设了5位学科副主编,分别由杨祝良、刘吉开、陈进、曹敏和李唯奇担任;聘请了36位国内外编委,其中外籍编委9名,并加了一个英文副刊名“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plant sciences and plant diversity”,在国际化方面作出了重要尝试。从第28卷起,学报目次分为植物系统学与植物地理学、植物生态学与资源管理、植物生理与分子生物学、植物化学与化学生物学、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民族植物学等板块,进一步梳理了学报的学科定位。

2011年,在我国《植物分类学报》改版为全英文刊物 *Journal of Systematics and Evolution* 的背景下,由李德铎主编提议,幸得吴征镒先生和洪德元先生的支持,经中国植物学会同意,学报更名为《植物分类与资源学报》,英文刊名为 *Plant Diversity and Resources*,由研究所和中国植物学会共同主办。聘请吴征镒、洪德元、周俊、孙汉董、陈晓亚、黄宏文为名誉主编,李德铎任主编。曹敏、陈进、李唯奇、杨祝良为常务副主编,陈世龙、冯玉龙、高贤明、葛颂、淮虎银、黄双全、孙航、杨亲二、余迪求、章文华为副主编,编委增加到52人。其间,研究所决定主办英文新刊 *Natural Products and Bioprospecting* (NPB),由刘吉开任主编,与植物化学与化学生物学板块相关的稿件纳入到新刊之中。

过去的10年,对国内的中文期刊来说,是异常艰苦和困难的一段时期。外有SCI浪潮的猛烈冲击,内有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巨大压力。国内科研考核体制的导向变化,导致优质稿源外流严重,学报的影响因子也一度产生了明显下滑。在学报的定位上,编委会也出现了迷茫。是否改为全英文刊物,

走“SCI之路”成为最大的争议点。尽管如此，编委会改革了稿件处理流程，开通了自己的网站 (<http://journal.kib.ac.cn>)，增设了网上投稿、审稿通道。常务副主编杨祝良、李唯奇、曹敏、陈进承担了稿件的第一道学术质量审阅任务，编委会成员承担了半数以上的稿件外审工作，为提高学报的学术质量贡献才智。李锡文、杨亲二、龚洵、高连明、胡向阳、龙春林、文彬、淮虎银、黄双全、余迪求、章文华、张石宝等编委，在紧张的科研工作之余，为学报提供快速而详实的审稿意见。其间，在主办单位的大力支持、主编和编辑部的策划下，学报共出版了6期专辑，如《新一代植物志 iFlora 研究专辑》I, II 以及《上海辰山国际植物园研讨会专集》、《后植物志时代的系统与进化植物学》、《青藏高原野生植物种质资源的调查与保存研究》、《民族植物学研究专辑》等，反响良好并成为学报新的特色。

根据编辑部对知网数据的统计，2006年1月到2015年9月9日，学报共计发文350篇，被引1524次，许多高被引频次的文章都是出自学报编委之手（附件2）。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挽留优质稿源，研究所在政策方面给予了一定支持，如奖励英文文章，按照每篇=0.8的影响因子保证博士生毕业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学报的稿源和稿件质量。

在中国植物学会成为学报的共同主办单位后，研究所能够与全国性学会共同办刊，使学报拓展了发展平台，让更多的科研人员了解并支持学报，为学报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编辑部受邀参加2013年中国植物学会第十五届会员代表大会暨80周年学术年会的期刊论坛，与学会其他兄弟学报一起交流办刊经验与心得。在中国植物学会的关心与支持下，得以参加中国科协的资助项目评选。

在主办单位、编委会和编辑部的共同努力下，学报在近年获得了多项荣誉，如入选2012年度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2013年度和2014年度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云南省优秀科技期刊一等奖等。2015年，学报首次获得中国科协精品科技期刊工程项目之精品科技期刊培育计划。2014年，在中科院主管期刊出版基金申请期刊打分排名表中，《植物分类与资源学报》也首次上榜，在162种上榜期刊中排72位。

## 4 结语

2015年1月，第6届编委会就学报的现状、定位和未来发展进行了研讨。在新的形势下，学报再一次面临抉择：或是走传统办刊的道路，继续办中文期刊；或是走国际化路线，办英文期刊。主办单位下决心走英文期刊之路，并将刊名改为 Plant Diversity，聘请周浙昆、Sergei Volis 任主编，组建了第七届编委会。作为第四届编委会副主编之一和第五届、第六届编委会主编，我诚挚地希望改版后的 Plant Diversity 能秉承学报37年的优良传统，立足云南植物学研究的深厚积淀，面向东南亚和喜马拉雅，在国际化的征程中迈出坚实的步伐，为我国植物学走向世界搭建一个新的平台，也为世界植物科苑增添新的绚丽之花。

致谢：感谢编辑部刘艾琴、林娜娜为本文提供基础数据；感谢杨祝良研究员审议初稿并提出宝贵意见。

## （参 考 文 献）

- Bretschneider EV, 1898. History of European Botanical Discoveries in China, London  
Henry A, 1897. Botanical exploration in Yunnan. Bull. Misc. Inform. (Kew), 1897: 99—101

## 附录 Supplementary Material

附件1 1979年8月-2005年8月《云南植物研究》部分学科发文和引用情况统计（数据来自CNKI，截止日期：2015年8月21日）  
[http://journal.kib.ac.cn/UserFiles/File/1979\\_2005\\_PDR.pdf](http://journal.kib.ac.cn/UserFiles/File/1979_2005_PDR.pdf)

附件2 2006年1月-2015年8月《云南植物研究》第五届编委会和《植物分类与资源学报》第六届编委会部分编委发文统计（附高被引(>=5次)文章列表；数据来自CNKI，截止日期2015年8月21日）  
[http://journal.kib.ac.cn/UserFiles/File/2006-2015\\_PDR.pdf](http://journal.kib.ac.cn/UserFiles/File/2006-2015_PDR.pdf)